



我走在另一座洛阳桥上

□萧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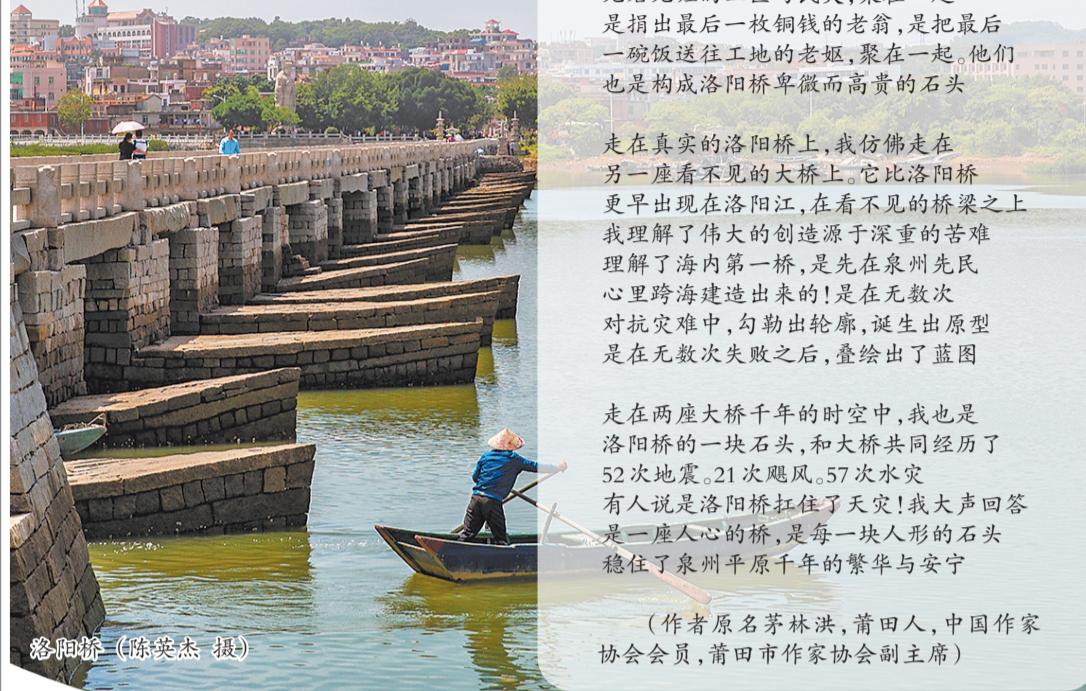
石头聚在一起,就是无数造桥者
聚在一起,就是瓮石浮桥的李宪
四处奔波的王实,是筹措银两的卢锡
生火造饭的义波,是风尘仆仆赶往
泉州赴任的蔡襄聚在一起。他们
每个人都像一块心怀壮志的石头
从四面八方赶来,英雄一般

在汹涌的江水中,挥手落座。有的
沉入江底,垒成桥基,有的矗立水中
撑起筏形的桥墩,有的像遇难者
一样躺平,成为宽阔的桥梁
石头聚在一起,就是《万安桥碑记》中
无名无姓的工匠与民夫,聚在一起
是捐出最后一枚铜钱的老翁,是把最后
一碗饭送往工地的老娘,聚在一起。他们
也是构成洛阳桥卑微而高贵的石头

走在真实的洛阳桥上,我仿佛走在
另一座看不见的大桥上。它比洛阳桥
更早出现在洛阳江,在看不见的桥梁之上
我理解了伟大的创造源于深重的苦难
理解了海内第一桥,是先在泉州先民
心里跨海建造出来的!是在无数次
对抗灾难中,勾勒出轮廓,诞生出原型
是在无数次失败之后,叠绘出了蓝图

走在两座大桥千年的时空里,我也是
洛阳桥的一块石头,和大桥共同经历了
52次地震,21次飓风,57次水灾
有人说,是洛阳桥扛住了天灾!我大声回答
是一座人心的桥,是每一块人形的石头
稳住了泉州平原千年的繁华与安宁

(作者原名茅林洪,莆田人,中国作家协会
协会会员,莆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洛阳桥(陈英杰 摄)



乡情

似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条主道,它与
若干条小路串联起乡村的“脉络”。这条道
藏着一村的烟火与岁月,是村里人日出而
作的起点,也是他们暮色中归家的指引。

在我的老家就有这样一条村道,时而
喧嚣,时而安静。它不单是连接家家户户
的通路,也承载着我少年的时光。

过去村里能玩的场所很少,我们这些
小孩几乎天天聚在村道上玩耍。顺着这条
路爬上山坡,还能瞧见一片野生的桃树,
每年季节一到,树上便会冒出一颗颗
小桃子,甚是诱人。虽然未成熟的
果子又苦又涩,无法下

咽,但我们经常等不及它们成熟掉落,就
一窝蜂地往林子里钻进。即使没有熟透的
果子摘,几个人也要凑一起使劲摇晃桃
树,看着残留枝头的粉色桃花纷纷扬扬飘
落,花瓣犹如雪花般落在身上、头发上,我
们就觉得快乐无比。

村道北边有一大片瓜地,当时一个西
瓜成熟好几斤粮食,大人们都极其重视。
每到西瓜成熟的季节,乡亲们都要轮流在
地里搭帐篷守夜,以防窃贼来偷瓜。

许多个夏夜,我也常跟着家里
大人去瓜地过夜,隔天
晨曦微露时才从

闽南的炎夏

□雷海红

转眼到了热得毫不含蓄的小暑时节。
连续多日的高温,让人哪怕站着不动,汗
水也止不住地从额头滑落。好在闽南靠着
大海,傍晚时分,带着丝丝咸味的海风掠
过骑楼老街,多少能驱散些热气。

清晨,太阳还没出来,天地就笼罩在
一片若有若无的暑气中。蝉声伴着日光
“闹”进屋里,无声预告酷热正在逼近,恰
也呼应了老一辈人常念叨的那句俗语:
“蝉声越响,日头越毒。”这时上班路过开
元寺,偶尔还能听见几声鸟鸣,只是不似
春时那般热闹了。想来应该是羽翼

渐丰的雏鸟已经陆续离

巢,声音才显得稀疏。
周末回趟老家,碰巧碰见邻居阿伯顶
着烈日,把新掰的玉米铺在竹匾里晾晒。
走过去闲聊几句,才知他家后院的菜园子
里,空心菜、秋葵也被这毒辣的日头晒得
发蔫。阿伯只得每天一大早就要挑着木桶去
打井水来浇灌,以防菜苗熬不过酷暑。

要说拿什么来消暑,闽南人的法子可
不少,食物就是不可缺的一种。有时是吃
滑嫩弹牙的土笋冻来开胃,有时是喝爽口
清涼的仙草蜜或酸梅汤来解渴。不过孩子
们更偏爱四果汤的滋味,石花膏晶莹透
亮,搭配芋圆、蜜豆和时令水果,再淋上一
勺蜂蜜调味。一碗冰冰凉凉的甜汤下肚,
喝完连说话都带着凉意,也应了那句老

话:“吃碗四果汤,不怕日头烧。”

这样的大热天,人人都怕出门,不得已
外出定要“全副武装”。可爱的女孩们更是
纷纷变身“蒙面侠女”,不仅把脸裹得严严实
实,防晒衣、冰袖、遮阳伞也是一样不落。往
往得等到夕阳西下,暑气稍稍散去,古城里
的骑楼才渐渐又热闹起来。大人们摇着蒲扇
坐在板凳上聊天,孩子们则在一旁追逐玩
闹,时而路边树上熟透的芒果“咚”地掉落,
还会引得他们嘻笑争抢。

此时的海边也是受欢迎
的消暑地,岸边夜市里
人声鼎沸,烧烤

门口做买卖,或开起农家乐,办起小加工
厂。昔日西瓜田里的帐篷都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蔬菜大棚,曾经散
落着脚印和车辙的村道犹在,只是路面已
硬化拓宽,少了些泥土气息,多了份车水
马龙的热闹。不过路上飘荡的招呼声,从
各家厨房飘来的饭菜香,仍是记忆里熟悉
的“家乡味”。这条承载着无数回忆的村
道,不仅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也记住了村
里人过往的足迹,它还把一份份乡情悄悄
系在了游子的心上,成为我这个怀揣乡愁
的人心中无论走多远都割舍不下的牵挂。

摊飘来阵阵香气,总勾得人挪不开脚。
几串烧烤搭配冷饮下肚,转眼间便将烦人的
暑气逼退了。吃饱喝足,人们三三两两踱
步到沙滩,或踏浪或赏景。远处的渔船披
着晚霞归来,海鸥追着浪花在空中盘旋,
晚风轻轻拂面,海浪漫过脚踝,很快也带
走了一身的燥热,只留满心的舒爽。

闽南的盛夏,藏在蝉鸣里,裹在四果
汤的清甜中,飘在夜市的烟火气里。这个
季节犹如一个万花筒,透过它,你可以看
见缤纷的色彩,也能尝到生活里藏不住
的甜,还会感受热辣辣又鲜活的
人间滋味。

暑日捉鱼虾

□廖小冬



夏花烂漫

●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蒂处微
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人受不了,我的
家乡人说是“碰鼻子香”。

——汪曾祺《夏天》

●小小的紫色洗澡花,总是在傍晚
时候才盛开起来的。夏天洗完了澡,赤膊
在阶前坐一下,这时往往也正是洗澡花
开得最灿烂的时候。

——叶灵凤《夏天的花》

●偶尔看见变种的野茉莉和山牵牛
花开出几株彩色的花,竟仿佛自己的胸腔
被写满诗句,随呼吸在草地上落了一地。

——林清玄《夏日小春》

●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
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

——朱自清《荷塘月色》



儿时的我是大人们口中的“野丫头”。
上树摘芒果,屋檐下掏雀蛋,稻田里
捉泥鳅,小溪里淘沙蚬……村里男孩子
们干过的事,我一件都没落下。

从前一到暑假,趁着父母进屋午睡,
我经常会带着弟弟妹妹偷溜出门玩。
每次随身还得带着水桶和簸箕,再拎一把
“土拍”,这种平时耕地时用来夯土的农
具,在我眼里也是捕鱼虾的必备工具。

这个季节的云团总像被钉住似的,
总在天上一动不动,连最招风的柳树也

懒得晃一下枝条。田埂被日头晒发烫,我
们只得跑跳着前行,仿佛这样才能躲开
地面的滚烫。可炎热的天气对我们来说
不是煎熬,反倒像是一首夏日交响曲里
最带劲的鼓点,催促着我们加快脚步,去
那些蹦跳的鱼虾。

穿过田埂,还得绕过几条小路才能
抵达水渠。才刚跑到岸边,弟弟就急不可
耐地大喊:“快看,水里好多鱼!”我赶紧
伸手捂住他的嘴,小声提醒说:“别出声,
吓跑了鱼就白来了。”听到这话,弟弟妹
妹立马缩着脖子,弓起身子,活像两只准
备偷米的小老鼠。

按事先说好的分工,妹妹先把簸箕
放进下游的水底,让它卡在水流的窄口
处。我则拎着“土拍”站在水渠的上游,然
后用力拍打水面,水中的小家伙们被激
起的浪花惊扰,纷纷顺着水流往下跑。见
鱼虾在水里乱窜,我越拍越有劲,弟弟也
兴奋得手舞足蹈,小脸被太阳晒得红扑
扑,也毫不在意。眼看鱼虾涌进簸箕,妹
妹瞅准时机一捞,紧接着又忙不迭倒进
桶里,生怕它们溜走。

几番折腾,水桶里的鱼虾渐渐多起

来,正当我们为收获欢呼时,天却变了
脸。“轰隆隆”一声雷炸响,闻声抬头才发
现日头已被乌云吞没,没等我们回过神,

一道闪电又劈开了天际。姐姐,我们快
回家吧。”弟弟有些害怕地拉着我的衣
角,嘟囔道。没等我出声,豆大的雨点就
砸了下来,转眼连成一片大网,把我们和
稻田、水渠全罩在里面。草草收拾了东
西,我们拔腿就往家的方向跑,雨声噼里
啪啦,犹如在笑我们的狼狈模样。刚到家
门口,便看见母亲叉着腰站在屋檐下,脸
拉得老长。那晚的“竹笋炒肉片”吃得我

们龇牙咧嘴,我作为老大,只得拍着胸脯
保证再也不做这样的事。最后还是阿嬷
笑眯眯端来一大盆仙草水,轻轻拍着我
的背,说:“淋了雨喝点这个舒服,下次别
贪玩啦。”咕噜咕噜将甜甜的仙草水喝
下,我心里的委屈才被冲散。

后来的暑假,我再没去水渠捉过鱼
虾。每当蝉鸣再次响起,拉开记忆的抽
屉,那带着稻花香、泥土味和仙草甜的夏
天,依然鲜活如昨。原来有些时光,真的
会在岁月里,酿成不会消散的幽香。



一个人的风度是一种由
内而外散发的优雅,而不是
做作与拘泥。它是一个人内
在学识的自然流淌,而不是
刻意为之的效仿。



投稿邮箱:qwzy@qzwb.com
(邮件主题请注明“我与泉州晚报
的故事征文”)

一纸墨香系文心

□林荣林

七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窗外的刺桐
花却仍在枝头擎着殷红的火苗,案头的泉
州晚报泛着温润的光泽,油墨香里沉淀着
四十年的光阴故事。我的文学梦,便是从
指尖摩挲这份报纸开始萌芽的,铅字排列
的方阵里,藏着比盛夏蝉鸣更动人的声
响,那是梦想在纸页间振翅的簌簌声。

1991年3月25日,我的第一篇文章
《安溪瑞云桥》刊登在泉州晚报第三版。
那时的泉州晚报,只有四个版面或八个
版面。虽然只是一篇“豆腐块”文章,但自
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自己的姓名
第一次在报纸上印出来,对我来说是莫
大的欢欣和鼓舞。这份样报我无比珍惜,
至今还保存着。轻启那印着“泉州晚报
社”字样的瘦长信封,抽出印有我人生
首作的泉州晚报,尽管纸色已泛黄,但油
墨香穿越三十四载光阴扑面而来,铅字
依然清晰如初春的露珠,浸润着那颗青涩
却悸动的心。

至此,我不喜欢读泉州晚报,还坚持
订阅泉州晚报。工作之余,我继续写
作、投稿。那个时候可不像现在是电脑打
字、电子邮件传输,而是一笔一画一字一
句一行一在稿纸上写出来的。写后再
一遍一遍修改,然后再工整地誊抄在
方格的稿纸上,装在信封里,贴上邮
票,通过邮局寄到编辑部。稿子寄出后
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激动又不安,既有期
待,又害怕收到编辑的退稿。所以,我总
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写作,再趁
赶集或出差办事的时候,到邮局悄悄地
寄,生怕人家知道。原因不为别的,就是
怕被退稿时遭到哂笑。

有一次,编辑部的退稿信还真的被一
个同事发现了。他看到送到学校来的信件
里有一封印着泉州晚报字样的我的信,我
正在上课,他以为是我发表文章的样报,
便先帮我拆开看看。谁知那是一封退稿信,
还附有编辑的退稿说明。待我下课时,
他把信件拿给我,并说了几句酸不溜秋的
“恭维话”,让我尴尬又难堪。我是一个脸
皮薄的人,我的心情低落了好长一段时
间,也曾想放弃。

但出于对文学的爱好,加上泉州晚报
副刊上那些优美的文章不断地吸引着我,
我慢慢走出困惑,继续提起笔来。功夫不
负有心人,之后多篇散文相继在晚报上发
表,泉州晚报成了我文学路上的扶持者和
助推者,让我的文学梦得以在字里行间
舒展开来。而今已届花甲,但爱好文字
之心却热情不减,对泉州晚报的喜爱和期
待更是有增无减,最近几年我仍笔耕不
辍,坚持给晚报投稿。

时光流转,窗外的刺桐红了又红,报
纸的边角卷了又卷,泉州晚报就像案头那
杯总温着的茶。编辑们逐字审阅的认真,
读者品文时的热忱,都让我这颗热爱写作
的心始终温热。墨香糅着茶香漫过岁月,
那股暖意,历经流转仍不曾消减。

(作者系安溪县老促会副会长)



扫描二维码
阅读征文作品



泉州晚报创刊40周年

四十年笔墨写春秋
新时代携手再出发